

论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

马培培, 邓洁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可以追溯至高等教育萌芽之时。东方精英教育源起于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地区出现的高等教育活动,后期在古印度、古中国、古巴比伦等古代东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相继出现精英教育形式;西方精英教育雏形萌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可以认为是古代西方精英教育的思想和理论的雏形,成为后来精英教育的核心理念——自由教育的源头,也成为整个现当代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精英教育理念之滥觞。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源起;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4-0096-06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1]如果想要知道精英教育当下以及将来应该如何发展,那么了解精英教育过去曾是什么样、怎样从历史上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这是必不可缺的。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概念。由于精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着,所以无法以今天对精英教育内涵的理解来审视古代的精英教育。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是在特定时代培养精英人才的活动。

一、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源起

探寻精英教育源起,必须沿着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追溯至高等教育萌芽的源头,去寻求究竟哪些高等教育活动是以精英人才培养为目的的活动。在可以触及到的关于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中,高等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东方最早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在西方则以古希腊时期为标志。

1. 东方的精英教育源起

考古学者根据发掘的资料推断,在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地区就已出现人类最早的高等教育活动,尽管这种高等教育还没有被研究者明确称为精英教育,然而其教

育目的以及围绕目的所教授的内容和施行的教学方式等各方面都已呈现出精英教育的特征。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非形式化的,直到奴隶制国家产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他们所掌握的统治国家的办法传给后代,从而产生了形式化的正规教育。在最早的时期,统治者如何实施这种教育活动是缺乏记载的。从有记载的教育史中可以找到,最早从事这种活动的学校是宫廷学校,宫廷学校是由法老在宫廷中设立,用来教育当时的皇子皇孙和朝臣子弟。其目的在于培养当时的政治领袖,教学内容包含军事统治的能力、司法和敛财的本领、用来控制奴役的法术、天文知识、建筑知识、丈量田地的数学知识等等。总而言之,特权子弟有必要也有条件学习各种知识和养成多种能力。不过,因为时势不同和国情各异,各国宫廷学校的教学范围并不一致。^{[2]30}

最早的宫廷学校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主要原因是曾居住该地区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由于楔形文字书写困难,需要常年训练才能掌握,培养能够掌握楔形文字的人才的活动便应运而生。该地区的宫廷学校,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国家机关需要的书吏、文武双全的统治人才。宫廷学校的教育是特权阶级的专

收稿日期:2020-08-06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JYC004)。

作者简介:马培培(1982—),女,江苏南通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比较高等教育。

利品,贫苦人家和奴隶子弟几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此外,法老会邀请文人学者在宫廷学校讨论朝政和钻研治国之术,组成“文人之家”,这也是统治者接受教育的另外一条途径,入学者是已毕业的文士,由于讨论的水平较高,也被很多人称其为当时的大学。

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精确分析两河流域这种高等教育的真实情况,对于这些形式是否可以视为最早的高等教育活动,学者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这种教育只是为了学习文字书写,因此两河流域的教育还不能称之为建构在中等教育之上、性质与功能分化完全的高等教育。^{[3]243}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文士教育已经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使初级阶段的教育内容是学写文字为主要内容,例如文士教育还要求学习乘法、倒数、系数、账目核算等数学知识,娴熟司法用语。而当时可能出现的第二阶段教育则类似于今天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被推测是修完文士教育的青年学习高深学科之地,因资料不详,其真实性尚待证实,若果真存在,则这种高等教育活动已经可以成为精英教育的雏形。^[4]

2. 西方的精英教育源起

西方高等教育的源头始于古希腊,而“希腊高等教育源于智者哲人们耳提面命式的传道与授业,以后出现有组织的学术共同体——学派,及专门从事学术探讨与研修的学术机构——学园。”^{[3]78}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整个西方最早的高等教育活动。

公元前6世纪,由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成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没有以培养统治精英为直接的教育目的,而是旨在培养具有高尚灵魂的公民。但在古希腊时期,公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众,而是有闲暇参与政治事务的精英阶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工匠和佣人都被排除出公民的范畴。因此,毕达哥拉斯的所谓教育民主是精英主义的,他的公民教育就是精英主义的教育。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与其说是倾向于培养政治贵族或是知识贵族,毋宁说是倾向于培养精神和灵魂上的贵族。“它的教育似乎没有形成或具有特殊经济特权的社会阶层,而是形成了一个学者圈,圈子里的人通过学习和研究来寻求解脱……把教育体系的重点放在培养完人上,目的就是给所有的公民以社会生活中平等机会。”^[5]他认为,只有每个公民的灵魂得到净化,

整个社会才能治理良好、秩序完美。尽管在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影响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育试图超越阶级的界限,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限定在当时精英阶层内部的,而非社会所有阶级的平等,所以毕达哥拉斯的所谓民主的教育观仍然摆脱不了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种精英教育的思想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等古希腊的高等教育机构。学派研究和教学的数学、天文、音乐等科目也成为希腊乃至整个欧洲一千多年精英教育中最基本的教学内容。^[6]

如果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高等教育是古代西方精英教育的萌芽,那么柏拉图的学园及其教育理念就是西方精英教育的滥觞和真正源流。柏拉图的精英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则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衣钵,根据贵族标准,将人区分为自由人和鄙俗之人,认为对不同的人应该进行不同的教育,接受不同的知识,从事不同的职业。他认为自由人的教育其终极目标是培养哲人王。只有哲人王才有资格成为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中最高的统治者。柏拉图创办的“学园”外部看来是宗教组织,实质上是实现柏拉图实现培养哲人王作为统治者的这种精英教育理想的机构。柏拉图的课程体系已初步呈现基础教育和高深的专门教育两级,其中哲学和辩证法是最高形态的学习内容,数学及其分支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作为预备课程,它重视数学、几何、雄辩术、音乐、哲学、诗歌等教学内容,主要采用互相讨论、辩论和讲演的教学方法,旨在培养具有理智、正义和王者技艺的政治家、哲学王和国家最高统治者。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精英教育是几乎持续人一生的不间断的过程,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如此,柏拉图的学园以及哲人王的教育思想是古代西方精英教育的滥觞,它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理念以及西方后来的精英教育理念和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变迁

1. 东方的精英教育变迁

继古埃及出现精英教育的萌芽之后,古印度、古中国、古巴比伦等古代东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中相继出现精英教育的形式。

(1) 古埃及、古印度的精英教育。印度古文

献《吠陀经》记载,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形成了传授高级学问的中心,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中心有“塔克西拉”。塔克西拉的教学内容有难有易,而且目的也不完全旨在培养精英,不能称之为古代的精英教育机构,尽管如此,它仍然包含精英教育的成分。在这里,唯有作为最高种姓的“婆罗门”阶层的人才有权学习《吠陀经》,接受道德和文学教育,成为当时的精英;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刹帝利”“吠舍”只能学习实用的职业性内容,成为从事专门行业或职业的艺人或工匠。因此,婆罗门种姓的贵族后代在塔克西拉所接受的教育可视为精英教育。公元5世纪中期之后,印度古代的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了“那烂陀”。“那烂陀”以传播佛教而在南亚乃至整个亚洲享有盛名。虽然主要传播佛教教义,其他教派教义和专业知识也能在此讲授,并受到同样的尊重。因此,可称之为所有高级学问的大熔炉。^{[7]6}

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是古埃及的黄金时代,古王国时期已有了类似于两河流域的宫廷学校,教育皇子皇孙和朝臣的子弟,有时还作为文人学者议论朝政和钻研治术的场所。中王国时期开始出现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等多种类型的学校。寺庙学校与培养政治精英的宫廷学校和职官学校相区别,它是培养僧侣的场所。在古埃及,法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将国家的土地分给贵族和僧侣,因而寺庙的僧侣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寺庙内的僧侣“对于数学、测量学、物理学等富有研究,寺里又收藏大量图书,便于探索钻研,因而不但要求深造的埃及青年趋之若鹜,就连犹太的摩西和希腊的泰洛斯、索伦、柏拉图等宗教家、哲学家、立法家,也曾游学其地。”^{[2]19}寺庙传授高级数学、天文学、建筑学等专门知识,旨在培养能力强且水平高的专业精英人才。因此,寺庙被誉为最普通和渊博的知识中心,可以被视为等同于现代大学中精英大学的地位。

(2)我国古代的精英教育。我国古代的精英教育缘起于夏商时期的“大学”。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8]夏商时期不仅有了学校,还有大学和小学之分。《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9]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注说,上庠、东序和右学三种是大学,下庠、西序和左

学三种是小学。夏商时期的大学是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奴隶主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培养他们成为自己的继承人。西周时期“辟雍”中的大学教育部分也同样具有精英教育的属性,辟雍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位于天子所在地,以“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为教学内容,前四科为大学的教学内容,后两科是儿童的学习内容。入学者限于王太子、诸侯、大夫们的嫡长子和平民阶层中的俊秀。此后汉代的“太学”“国子监”、宋代的“四学馆”等机构,与夏商时期的“大学”、西周的“辟雍”都是我国古代官学系统中地位最高的机构,它们均由每个朝代的中央政府直接主办,入学者皆为皇室和贵胄子弟,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这种由官府垄断的精英教育被统称为“官学”。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春秋时期,原有的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墨家、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各派竞相开办私学,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理论。由于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成为奠定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理论基础,因而此时的精英教育也由儒家精英教育思想主宰。在孔子看来,高等教育就应培养统治阶级的精英,即君子,君子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是贵族的统称。到春秋末年,才逐渐泛指有道德有知识的人。孔子认为的高等教育就是“大人”教育,这里的“大人”与“小人”相对,他们的区别并非年龄大小,小人是指劳动阶层,大人即君子,就是统治阶级,也就是孔子所认为的精英阶层。接受这种大人教育的人可以没有任何阶层的要求,但必须“志于学”,学“大道”而非小道。“大人”教育必须在六艺的基础上再学习道、德、仁,由此才能成为最终的统治人才。

秦汉时期,官学再次恢复主导地位,同时私学也获得新的发展。官学以太学为主要机构,但因不同帝王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同,太学兴衰无常。尽管如此,太学建置对其后历朝的中央官学教育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学的这种精英教育被宋代的理学家们批判为“只教做贵人,不做好人”^[10]。为了纠正这种不正的教育之风,理学家们沿袭汉代的私学创建自己的私学,成为“精舍”或“书院”。而后明代清初的实学家们针对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端,创办了以学习经史为主的实学派“精舍”和“书院”。与官学培养政治精英不同,书院则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有道德的学术精英。从

北宋到清代,书院一直是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精英教育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时期,官学占据精英教育的主导地位,以“六艺”为核心教育内容,旨在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封建社会时期,精英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目标和内容越来越多样化。组织形式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不同,呈现出有时交叉有时并行发展的总体态势。不同组织形式的培养目标也完全各异,官学入学资格严苛,只有王族和奴隶主贵族或者少数富家子弟才能进入,以培养政治精英为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取向。私学与官府分离,是独立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不以传递官府的政治主张为目的,而是以本学派的政治和学术主张教授弟子,但私学的创办者大都希望弟子们学成入仕,成为“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才,从而实现本学派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后来兴起的书院虽与私学一样是民间教育机构,但有学者认为它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是独特的教育机构,在组织形式、教育功能、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等方面都颇具特色。书院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府拨款也有私人捐物捐款,因而书院也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培养目标与私学和官学都不一样,不是入官而是做人,注重人格教育,旨在创造知识和培养学术人才。总之,我国古代精英教育的主流,是培养政治精英和经史方面的学术精英。

2. 古代西方的精英教育变迁

(1) 古典自由教育理念的缘起及变迁。古代西方精英教育的思想和理论的雏形,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理念。

古希腊时期,自由教育理念的倡导者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等人,他们的自由教育理念虽各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都是针对自由人的教育,而自由人就是当时的精英阶层,因而它是精英主义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自由人包括一般自由人和真正的自由人,“使真正的自由人区别于奴隶以及一般自由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出身和身份,而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德性,如智慧、慷慨、大方、正义、节制、审慎、勇敢等等。拥有上述德性的自由人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真正的自由人,即绅士。”^{[11]58}“真正的自由人”包括两种人——政治家和哲学家。针对这两种精英阶层应实施不同的自由教育,对于实行统

治的政治家(绅士)而言应进行绅士的自由教育,即不加批判的接受智慧;而对于哲学家进行的自由教育应旨在追求智慧,而不是拥有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那些生活所必需的实用知识和技艺是奴隶应该接受的教育,他认为的所谓自由则是摆脱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自由教育也是一种非实用的“自由人科学”^{[11]46},虽然无法完整地得知“自由人科学”究竟包括哪些学科,但至少包括绘画、音乐、哲学和诗歌,学习这些科目并非为了谋生或生产必需品,而是为了培养参与政治或从事哲学活动所需的智慧和理性。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倾向于培养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话,那么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自由教育则强调培养雄辩家。西塞罗心目中的雄辩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具体可见的雄辩家,而是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型,是受到全面文化训练并将哲学与修辞学结合起来的“完美的雄辩家”。^{[11]89}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同,雄辩家是国家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培养这种雄辩家的自由人教育不仅要授予雄辩术,还要掌握自由人技艺,即包括集合、文法、算数这些基础性学科以及哲学、军事和法律等专业性学科。有学者认为,西塞罗的自由人技艺类似于人文学,它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继承,后来的纽曼也深受其影响。从这一角度看,“西塞罗的自由人教育观念既是后世英国博雅教育思想的一个源头,也是现代人文教育理想的源头。”^{[11]95}

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相比,塞涅卡在自由教育科目和对自由的理解上都有所变化。他认为自由人教育的科目只有文法、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和医学这几门,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绘画以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最重视的修辞学都被塞涅卡排除在外。同时,他所列出的这几门科目也是自由教育的基础性学科,只是在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时期才学习。塞涅卡认为的真正自由的人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前人的内涵并不一样。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具有身份上的自由,而是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大多数的贵族虽然身份自由,但他们有可能是性欲、金钱、野心或者是希望、恐惧的奴隶。只有少数的贵族才能通过接受哲学教育,实践德性的要求,从而获取精神的自由。总之,塞涅卡一反自由人教育的传统理论,将其演变为使人自由的教育,尽管他的思想偏离了自由教育理

念的正统路线,但他所倡导的仁慈、自我节制等思想深刻影响了17世纪的绅士形象。同时他强调的精神自由“为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思想家所继承。由塞涅卡开始,自由人教育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关联成为自由人教育思想史的主线索之一。”^[11]¹⁰⁹

无论他们的自由教育思想有何区别,其共同核心在于“强调自由教育是唯一适合自由人的教育,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进行职业准备,而是促进人的各种高级能力和理性的发展,从而使从愚昧和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2]而自由人不包括普通的平民和奴隶,而是指富裕阶层和闲暇阶级,即当时的精英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理念也就是当时的精英教育思想,它不仅成为后来自由教育以及通识教育的源头,也成为整个近代精英教育理念的滥觞。

(2)古代西方的精英教育演变。与上述精英教育理念相对应,古希腊、希腊化时期以及古罗马时期先后出现两类典型的精英教育机构,即修辞学学校和哲学学校。哲学学校以希腊化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伊壁鸠鲁的学校和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学校为代表。吕克昂学园基本承袭了柏拉图的阿基米德学园的组织形式,有所创新之处在于,在教学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运用实验研究进行知识探索和教育的方式,使教学与研究联系在一起。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同时期的还有伊壁鸠鲁、芝诺等哲学学校,它们与吕克昂分别构成不同的哲学派别,传授的核心内容是有关道德伦理的知识,重视如何践行这些知识,在现实中获取安宁、幸福和有道德的生活。修辞学校与哲学学校几乎同步兴起,希腊时期的修辞学教育最为兴盛,“实质上主要是法学教育,主要采用辩护律师的视角,告诉他们脱人之罪的技巧,尽管理论上有培训控告人的可能。古罗马大学教育即法学教育的传统是否为波隆那大学继承值得思考,巧合的是后者主要教育内容也是法学,不过已不采取修辞学的角度,而是文本考据、化古为今的角度。”^[13]典型的学校有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学园和爱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

公元前334年至前30年,历史上称为希腊化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了希腊及其地中海东岸、西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非洲的埃及等地,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首都亚历山大城出现了著名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史学家又

称为亚历山大学校。由于这所学校的藏书异常丰富,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前来从事研究。学校成立之初,主要进行科学研究,没有从事教学活动。后来由于慕名求学的人不断增加,学者才开始选择优秀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系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直到后期才开始出现,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学校逐渐发展成著名的大学城,尤其以医学教学和研究而闻名,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同时由于其自然科学方面具有极深造诣的学者聚集于此,也培养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数学家欧几里得。

希腊化后期,古罗马帝国兴起,西方高等教育中心逐渐转移到罗马。希腊延续下来的修辞学教育甚至超过了哲学教育,成为希腊高等教育的主流。罗马人并没有全盘接受希腊的教育模式,而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古罗马高等教育。与希腊教育不同的是,罗马的学校具有浓重的实用性色彩。那些希腊的科目——体操、舞蹈以及柏拉图追求纯粹理念的哲学教育无法为罗马人所接受。罗马时代的学者瓦罗在系统归纳希腊自由学科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自由科目”的概念。他将自由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希腊和罗马时期培养雄辩家的基础课程(包括文法、修辞和辩证法),第二类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学,后为柏拉图所接受,成为柏拉图学园中的预备性课程(包括几何、算数、天文和音乐),第三类则是带有罗马特色的实用性科目(包括医学和建筑学)。^[14]至此,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由教育科目得到系统的整理。

三、古代高等教育中精英教育的特征

比较古代东方和西方的精英教育,可以窥视出古代东西方精英教育表现出更多的共性特征。

1. 精英教育自高等教育源起之时就已在存在

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古代高等教育中并未出现精英教育的概念。但由于实施这种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的唯一目的在于培养统治精英,因而最初的高等教育实质上就是高等的精英教育。无论高等教育的目的还是内容,抑或形式都呈现出精英教育的特征。只是古代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还没有形成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所以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模式,而只是一种教育活动或者说是人才培养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精英教育与现代精英教育并没有直接的继承

关系。尽管如此,无论其精英教育的理念还是内容或是组织形式,仍然在今天的精英教育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高等教育之所以从发端就是精英教育,其原因有二:首先,社会阶层的分化。精英本就是阶层出现后的产物,原始社会即便有教育的雏形,也不可能精英和精英教育一说。奴隶制国家出现后,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分化。政治上出现统治阶层,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培养国家未来的统治者。因此,“通常把皇族子弟和贵胄青年安排在宫廷中,由富有经验阅历的人负责教导。”^{[2][13]}这种只为培养上层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就已表现出精英教育的雏形。其次,文字和知识的复杂性。在文字诞生之初,文字的书写及基本的文书写作就被认为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才能熟练地掌握。伴随文字的发明而产生的数学、天文、医学等知识,对于现代而言是极为基础性的,但当时来讲已经相当高深。一般的阶层不但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即便有,也因为忙于生计而没有闲暇也没有必要来学习如此繁重的知识。只有将来的统治阶级才有精力和必要学习并从事专门的脑力劳动。

2. 古代精英教育是统治阶层的特权

从入学资格的角度而言,古代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统治者、贵族的子弟。极其稀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本就是提供给这些极其少数的人,即便古代社会发展到后期,教育资源逐渐丰富之后,也出现了少数不论出身和贫富广招生源的情况。如孔子的私学,就因有教无类而被广为传颂。但对于精英和普通人,孔子的教育目的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教育。例如孔子认为贵族中的“士”必须是既有远大政治目标而又能躬行的君子,是能够真正把道运用到实践中去革除时弊的人。因此,最终能接受精英教育的几乎都是上流阶层人家的子女,其他阶层

所受的教育要么内容比较简单,要么仍然完全被剥夺受教育权。“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对于特权阶层子弟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不能培养真正的英才,也就是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就意味着已经成为英才,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进入社会的上层,成为新的统治者。”^[15]从这一角度看,古代精英教育等同于精英的教育,主要目的是精英阶层为了维护和延续自身本来的地位和社会角色,是否能培养出精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为精英而存在的。

3. 古代精英教育十分重视精英的道德养成

古代的精英教育,无论是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养的哲学家式的领袖人物,还是东方志于“周道”的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其道德的熏陶和养成。“根据孔子的伦理学说,‘仁’是最高的美德和一切美德的总和。”^{[16]5}对士的教育应重在“文、行、忠、信”,其中后面三项皆属于道德教育的部分。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只有哲学家才是具有最高的美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德性包括两种,一种是“智力上的德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智慧或智力,主要是通过教学和教导获得的,而道德上的德性是涉及我们对待别人的行为,它主要是通过实践获得的。”^{[16]21}虽然东西方培养精英的教育内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因而教育内容中是否渗透着的道德伦理知识受到教育者的高度重视,传授知识往往不作为最终的目的,只是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

纵观古代东西方的精英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共性远远超过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精英教育与近现代精英教育具有本质的差别,包括教育目的、组织形式,如果说有什么关联,就是由于知识的转移和传播所带来的教育内容上的延续性将两者维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 [1]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9.
- [2] 曹孚. 外国古代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3] 刘海峰,史静寰. 高等教育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4] 滕大春. 关于两河流域古代学校的考古发掘[J]. 河北大学学报,1984(4):67-68.
- [5] 贺国庆. 还原大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12.